



□郭文波

秋收在即。这天，父母跟往常一样来到蔬菜大棚干活。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，今后就不再种棚了。

“我和你爷从1993年种棚到现在，大半辈子，村里没有比俺俩还久的了……”周末，我回到老家寿光市洛城街道郭家营村，听父母聊起“种棚”岁月。听得出他们有很多不舍和感慨，毕竟大棚陪伴他们太久了。三十多年，土地里埋着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和希望，汗水和心血。

1993年秋天，轰轰烈烈的链轨车打破了乡间的宁静，原本沉默的土地被惊醒，一层层垒起、压实，成了高高的土墙。我和姐姐、堂弟在上面追着疯跑。没多久，我家和二叔家搭伙的第一个大棚在村河湾南边建了起来，一家种一半。

在这之前，家里靠种地赚钱，日子过得紧巴。农闲时候，父亲还经常背着沉重的匣子走很远的路，揽点木匠活。日子就这样一天过去，没什么起色，没什么盼头。

直到一个人出现在村里，带来了冬暖式蔬菜大棚，他就是王乐义。当年村里人听他讲述着建棚种棚的事儿，如同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见一束光。一心求变求新、期待改变土地和自身命运的父母，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开启了“种棚”岁月。

包括我家在内，当年村里第一批响应号召建棚的只有十二户。开始那几年，我家棚里种的是黄瓜、香椿。同样是耕种，服侍大棚菜需要更精细用心。父母每天早上天微亮就起来，经常饭不吃就去棚里蘸花摘瓜。同时家里还养着鸡舍，种着农田，农忙时候他们累得回家就躺下，缓过劲儿来再做饭。记得那时的棚墙不怎么结实，遇到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土墙经常被大雨冲塌一段，父母就用麦糠和泥，一点点把墙补起来。

渴望丰收的父母，也如同大棚菜一样按时“进补”。他们经常看指导册和说明书，不断提高农艺技术，瓜菜长得越来越好。不过那时的菜市场 and 物流不发达，瘦弱的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带着几百斤的筐，到几十里外、甚至寿光市区的市场卖黄瓜。有时遇到上下坡，摔了车，把黄瓜磕坏一些，父亲难免心疼一阵子。后来父亲买了脚踏三轮，才方便了许多。

种棚一两年就有了回报。记得那晚母亲在家数钱，有一万了！又给父亲数了几遍，他们无比兴奋：“咱家也成万元户了！”那一刻，父母辛勤的付出，终于变成了丰收的喜悦。

种棚也给我和姐姐带来了很多快乐。上小学那会儿，我们放学后就往大棚跑，隔着棚膜使劲喊，叫父母来开门。还偷偷在棚膜上踩着竹竿跳，有时踩破了洞，又不敢跟父母说。我们还喜欢听父母在棚里讲以前的事儿，那是书本上没有的。也会到棚里帮着干活，比谁落蔓快、谁摘的黄瓜大，算是一种劳动课吧。

1997年，村委号召在北边的农田里建棚。

【步履寻章】

这天，他们告别土地

父母把原来的棚卖掉，建了第二个大棚。当时邻里和亲戚自发帮着铲墙、竖檩条、覆膜，非常热闹。棚里以种油黄瓜、茄子、彩椒居多。那时候到村收菜的商贩很多，而且现卖现结，后来父亲还买了汽油三轮，菜确实好卖了。不过活一点没少，拉放草帘、落蔓、摘叶……

印象很深的是，每年七月蔬菜“拔园”后，父母在棚里翻地撒粪，又热又臭，非常难受。刮风下雨时，他们就往大棚跑，装些土袋子压在薄膜上。遇到下雪天，父母就赶紧去除雪，用木耙推、用手扒，手指头经常被冻伤。有几次夜里没及时除雪，冻在了薄膜上，父母就想办法清除，尽快把草帘子拉起来，让菜见光。

随着经验积累，父母种棚越来越有心得了。记忆中，我家彩椒的产量和品相格外好，时常有邻居来问怎么施肥、打杈，热心的父母总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。父母的专业水准真的能当农艺师了。父亲还擅长琢磨小发明，记得他给每一垄菜地安了管道，用来浇水，浇完一垄就堵上止水阀；他还把拴着绳子的滑轮吊在钢丝上，一拉绳子就能打开棚膜的风口。好多邻居听说后，都来跟他“学艺”。

2014年，村北的大棚地承包期快到了，村委要收回。那时的父母快60岁了，我和姐姐提议别种了，可他们不愿闲着，又从村民手里承包下第三个大棚。由于父母身体不如以前，棚里一直种彩椒，这样耗工夫少一些。这期间，我和姐姐各有小家，很少去大棚了。父母喜欢在大棚里插种些西红柿、西瓜、油麦菜，等我们回家时让我们捎着。

不少亲戚、邻居劝父母年纪大了享享清福，他们总是笑着说：“没种够，再种两年。”渐渐地，父母快七十岁了。我和姐姐心里清楚，他们还是想着多给后辈留点积蓄。每念及此，我们就一阵心酸，觉得太亏欠父母。

三十多年的劳累，带给父母的是厚厚的老茧、银白的头发、伤病的身体。记得父亲的脚被大棚檩条砸到，断了三根脚趾；母亲跟腱断裂，手术后几个月没法走路；父亲的眼长期受强光和尘土刺激，长了赘肉和白内障；母亲近几年长了血栓，还从棚土坡上滑下来摔断了脊柱……可这都阻挡不了父母种棚的脚步。为了家、为了孩子，哪怕再苦再累，他们也有干头、有奔头。

三十多年的付出，换来了家境的改变。家里很早就有了电话、彩电。2001年，父母盖了宽敞明亮的新房，逐渐添置了洗衣机、冰柜、空调，装上了网络，生活品质越来越好。多年来，省吃俭用的父母，靠种棚支撑着我上学、购房、结婚的支出。“要不是种棚，就不会摆脱贫穷、改变命运。”父母内心很知足也很感恩。

如今的老家，年轻的菜农们依旧大清早去棚里摘菜，为着美好的明天忙碌。而老一代菜农的那份执着和热爱，还在寿光大地上传承着、激荡着。

“种棚”已成为我家的过去，但那永远是父母最自豪的事儿，也是父母最深沉的记忆。

【生活小景】

□张爱芳

那一年，先生病入膏肓，每天都是卧在床上蜷缩着身体，即便坐着也是紧皱着眉头，让人看着心疼。

屋漏偏逢连阴雨。在人手短缺，张皇失措的情况下，家里偏偏溜进了老鼠。我们本不想理它，可它却像挑衅似的，每天在阁楼上窜来窜去，像是在搞一场舞会，热热闹闹，有声有色。恼起来的时候，我会用扫帚把子朝天板连捣几下，捣完后安静一会儿。可安稳没多久，它就又骨碌碌来回窜，窜得扣板吊顶“咣当当”响。如此反复，我本就放不下来的心，被这小东西搞得更加东摇西荡，恨不能变成一只猫，立时抓住它。可它却似乎变成了猫，把我当成了老鼠戏弄。

女儿放暑假回家时，阁楼上的老鼠似乎添了“鼠丁”，跑动的脚步声壮大了不少。

女儿决定将扣板全部拆除掉，捣了它们的老巢。拆除是在晚上进行的。先生吃完晚饭，上楼休息了。我们母女俩开始拆扣

□李艺群

七十七岁的婆婆被确诊甲状腺肿瘤，需要手术切除。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住院，紧张、恐惧像藤蔓般缠绕着她。我们几经安抚，才将颤抖的她送进手术室。肿瘤虽是良性，术后不放心让她独自回乡休养，便执意将她留在城中照看。

初次照料术后的老人，我显得笨拙而忙乱。我问婆婆想吃点什么，她总是两个字：“随便。”菜市场里自然寻不到“随便”的踪影，我每日为她的三餐犯了难。

脖子处的伤口需要换药，我小心地用碘伏擦拭伤口，再贴上洁净的纱布。怕她闷着，每晚料理完家务就陪她下楼看广场舞。在家洗不了头，就带她去理发店躺着洗。一个月下来，自己憔悴不少，却未换得她一句夸奖。夜深人静时，偶有一丝委屈掠过心头。但转念一想，她一生居住在大山深处，性格本就沉默寡言，我又何必计较？

婆婆渐渐痊愈，脸色也红润了，就急着回乡。临走前日，我正在收拾行李，她忽然说想出去走走。这是破天荒的事——以往她来城里，从不独自出门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婆婆看不懂商标，甚至不识阿拉伯数字。偶尔买蒜头，洗洁精之类的小东西时，总是掏出十元或二十元的整钞，默默地等着收银员找零。

一个小时后，婆婆回来了。她从身后变魔法似的捧出一双粉红色的拖鞋，递到我面前：“试试看。”我接过拖鞋，看到鞋底的价签：9.9元。抬头是婆婆期待的目光，我不忍拂了老人的心

板。女儿站在高凳子上拆，我接住拆下的扣板放到家门外。门外散步的人来来往往，不时有人向里张望，不知我们在干什么。

那晚，我们拆了很久。接近深夜，路上行人都少了。一位打牌晚归的朋友路过，对我们大声喊：“你们干吗呢？”我说：“阁楼进老鼠了，拆扣板，找老鼠。”“找老鼠？你们不怕吗？”“都是生物，怕什么？”女儿淡定地回答。

那一年，女儿正是妙龄。许多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见了小虫子都会吓得尖叫。

夜深了，最后一块扣板被拆下。灰尘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飘落，阁楼深处出奇地安静。女儿轻轻跳下凳子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，只有如释重负的坚定。

我望着女儿，忽然觉得，曾经那个怕黑怕虫的小女孩真的长大了。这一刻，她不只是我的女儿，更像是这个家的守护者。我们相视一笑，没有言语，却仿佛都听见了彼此心里的话——再难的夜晚，只要我们一起，便没什么可怕。

意，穿上，大小正好，柔软舒服。“乡下家里的拖鞋变质了，上回看你穿硬拖鞋，磨出了水泡。”她轻声说。我这才想起，当时大拇指磨破皮，起了水泡，她看在了眼里，记在了心里。

那一刻，往事忽然涌上心头，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婆婆，把对我们的爱落在了细微处：每次我们回乡前，她都会提前把房间打扫好，把被子晒得满是阳光的味道；二月二，做大猪禄；端午，包粽子，立夏，炖鱼腥草汤……各种季节的吃食，她都会按着时令做好，等着我们回去吃。甚至十年前落在老家的牙膏，她一直收在窗台上，等着我们回去用……婆婆就这样，用最笨拙的方式爱着我们。

我的脑海中显现出一幅画面：婆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前徘徊许久，用她那双看惯山川田地的眼睛，吃力地比划着一双双拖鞋的大小。她看不懂“36码”的标签，只能用手丈量，在心里描摹着我脚的形状。结账时，她又一次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二十元纸币，又默默地接过收银员递过来的零碎硬币。

我摩挲着这双仅值9.9元的拖鞋，鞋底柔软得像被秋风抚平的云朵。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了我的心结。原来，真正的感念，从不喧哗；最深的爱意，往往寂静无声。它无需华丽言辞，只是静静地藏在一针一线、一餐一饭之中，藏在那些我们不曾留意、却早已被她默默注视的角落。这双婆婆用双手“量”出来的拖鞋，或许廉价，却合脚而温暖——因为这是她所能给出的整个世界的温柔。

【念念亲情】

九块九的感动